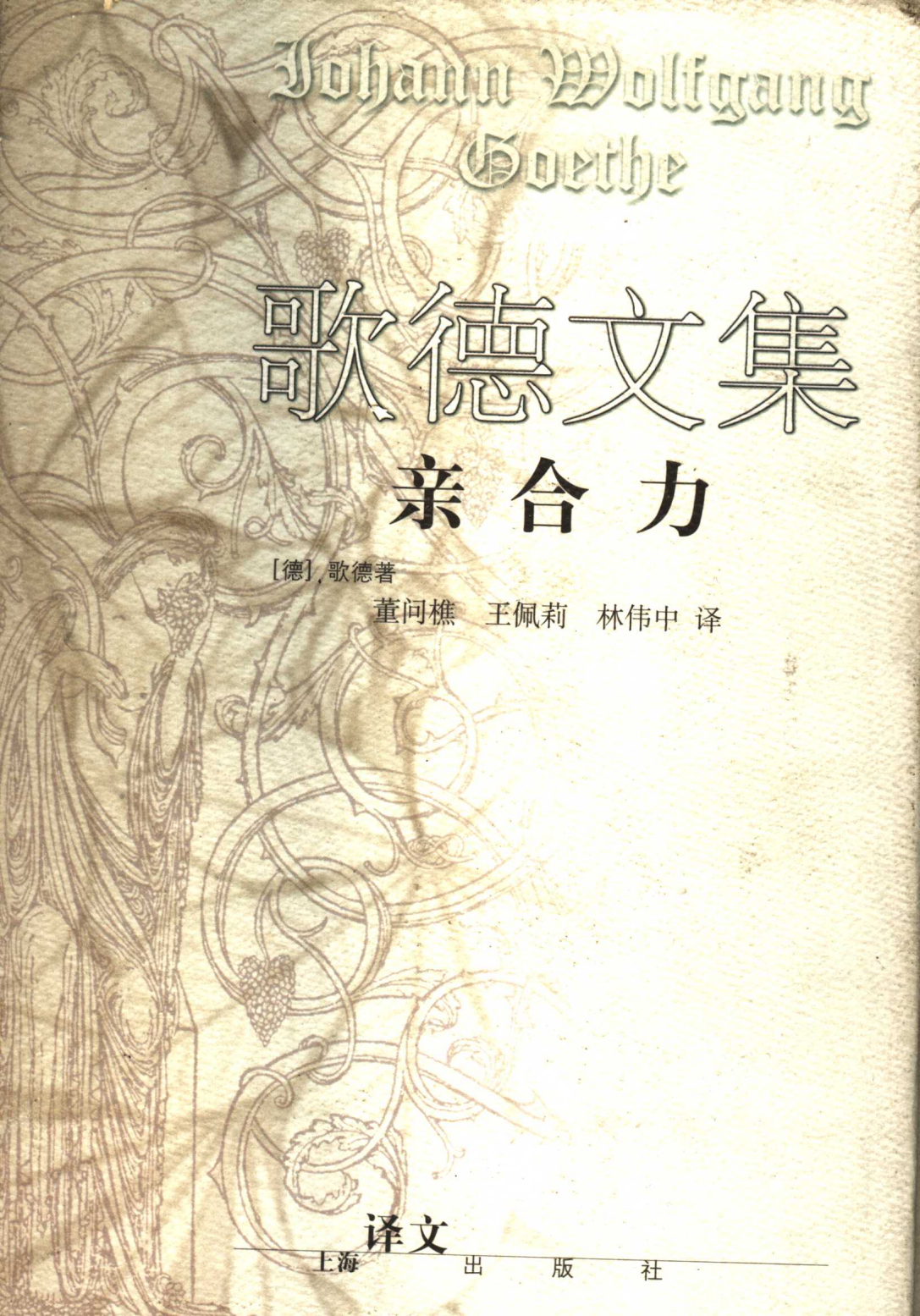




Johann Wolfgang
Goethe

歌德文集
亲和力

[德] 歌德著

董问樵 王佩莉 林伟中 译

译文

上海

出

版

社

歌德文集



亲和力

[德] 歌德著

董问樵 王佩莉 林伟中 译

译文

上海

出

版

社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DIE WAHLVERWANDTSCHAFTEN

本书根据 Verlag Volk und Welt Berlin,
1982 年版本译出

歌德文集

亲和力

董问樵 王佩莉 林伟中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375 插页 5 字数 196,000

1999 年 8 月第 1 版 199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7-5327-2255-4/I·1320

定价:16.40 元

译 本 序

—

本书是德国大诗人歌德(J. W. V. Goethe, 1749—1832)从中年进入晚年创作时期的作品。

一八〇七年夏,歌德就开始提到《亲合力》,原拟写成中篇小说附属于其他书内,后来材料不断扩充,便成为一部独立的长篇小说。正式写作开始于一八〇八年。根据日记所载,歌德于四至五月起草一个纲要,然后在卡尔斯巴德迅速口授,让人笔录,于七月底即写完小说的第一部分。这时又对全书起草了一个新的纲要,从一八〇九年四月起,全书才陆续达到完成。这时歌德自愿接受一种外部压力,让斯图加特的出版商科塔预告该书将于秋季博览会上出版。于是歌德整个夏季在耶拿闭门写书,不受外界干扰,因为该书是在耶拿由弗罗曼照料付印,这样歌德就可以顺序撰写,写出后立即付印。书在十月底就寄出完整的样本了。以上是此书的外部写作经过。

至于歌德对此书的思想酝酿过程或内部写作经过则是相当复杂的。一八二九年二月九日,歌德对他的秘书艾克曼说:“这部作品里没有一行不是我亲身经历过的,这里面包含有更多的东西,不是任何个人读一遍时接受得了的。”^①一八三〇年二月十七日,歌德又针对同书说:“《亲合力》中没有一句是没有经历过的,然而没有一句是这样经历过的。”对此应该怎么解释呢?德国学者中有人

认为歌德于六十岁时，还爱上耶拿书商的一位年青美貌的养女明娜·赫茨利卜，本书即为此而作，明娜实即书中奥蒂莉的原型。我们认为这种看法过于肤浅。歌德写作此书固然有个人的动机，然而主要的是他根据本身经历即耳闻目睹的当时社会现象，加以艺术概括而成，所以说书中每行都是他经历过的，而不是凭空虚构；艺术概括不是个人表白或自我忏悔，所以说书中每句都是他经历过，但又不是这样经历过的。

二

小说名称叫作“亲合力”(Wahlverwandtschaft)，这个概念来源于一七七五年瑞典化学家贝格曼的作品。大意如下：如果甲和乙两种化合物碰在一起，可以出现如下的现象，即甲种化合物的组成部分互相分解，而与乙种化合物的组成部分进行新的化合，可用公式表示：从 $a+b$ 和 $c+d$ 变成 $a+c$ 和 $b+d$ ，其原因就是后二者中有更强的吸引力。小说的第一部分第四章中，上尉说：“在这种放弃与攫取中，在这种躲避与寻求中，人们认为的确看到了一种更高的规定；人们相信这些东西有某种要求和选择，于是便认为使用‘亲合力’这个术语完全具有正确的理由。”本书冠以《亲合力》这个名称，其实不过具有比喻的意义，社会上的“亲合力”不等同于自然界的亲合力，就和社会规律不等同于自然规律一样。

小说的内容概要大致如下：爱德华和沙绿蒂从年青时候起就互相恋爱，但是他们受到资产阶级社会财势力量的支配，各与另一位年长而富有的对象结婚。后来年长的一方死去，二人又才缺月重圆。他们表面上过着幸福的夫妇生活，然而两人的结合多半是

① 艾克曼：《歌德谈话录》，柏林建设出版社一九五五年德文版第 447 页。

出于相互间友好的善意，而不是出于深刻的内心的热情。这时爱德华和沙绿蒂住在乡下田庄里，爱德华把他的老朋友上尉接来，沙绿蒂把她的侄女奥蒂莉接来，四人一起同住。这一下发生了分解与结合的变化：爱德华全无抵抗地被奥蒂莉所吸引，沙绿蒂也被上尉所吸引。不过沙绿蒂是一个深思熟虑的女人，有充分力量压制内心的愿望，她坚持作妻子的义务，反对离婚，而上尉也是一位性格坚强，善于控制自己的男子，他战胜爱情的力量，毅然离开朋友的家。可是另外两个人，爱德华和奥蒂莉却被强大的自然力量所压倒，破坏了婚姻的结合。爱德华投身到战争中去，以勇敢善战著称，然而他回家来时仍然怀着强烈的愿望，要求解脱与沙绿蒂的婚姻羁绊。奥蒂莉是个天真无邪的纯朴少女，完全受感情的强大力量的支配。有一天，她由于不小心溺毙了沙绿蒂和爱德华的孩子。沙绿蒂本来在孩子身上寄托希望以巩固她和爱德华的婚姻，这时目睹可怜的孩子的尸身，表示同意离婚。可是奥蒂莉却声称：“我绝不作爱德华的妻子！上帝以可怕的方式让我睁开了眼睛，看出自己犯了什么罪。我要忏悔，无论何人都别想使我放弃我的决心。”她动身回寄宿学校去，爱德华虽然把她从半途上带回家来，但她拒绝饮食；她在临死前才对爱德华重新开口说话，但只说了一句：“答应我，活下去！”爱德华不堪忍受这种情景，也悲伤憔悴而死。

三

歌德在这部小说中把个人关系提高到超个人的关系，也就是赋给此书以普遍的社会意义。里默尔 (Riemer)^① 曾听歌德表示自己的意见，认为他的新长篇小说《亲合力》的思想是把社会关系

^① F. W. 里默尔一八〇八年八月二十八日的日记。

及其冲突予以象征性地表现。因此，我们可以肯定这是一部社会小说，开以后西方社会批判小说的先河。《亲合力》与《少年维特的烦恼》（以下简称《维特》）和《威廉·麦斯特学习年代》两部不同：从时期上看，后两部小说还是属于十八世纪的小说范畴，而《亲合力》则已进入十九世纪，这时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加剧了。从性质上看：《维特》是市民阶级知识分子对旧社会、旧势力的消极反抗；《麦斯特》是市民阶级知识分子个人奋斗的教育小说；而《亲合力》则是揭露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分子及依附于他们的个人在财势婚姻与自由恋爱之间的斗争。歌德给《亲合力》罩上一层若明若暗的薄纱，我们不能从正面，而应从侧面，不能从字面，而应从字底去了解和分析小说中的主要角色，这样就不难看出作者笔下的讽刺和批判的锋芒。例如从沙绿蒂口中，我们知道爱德华是听从父命，为了财产去和一位比他年长许多的妇人结婚，并且表现得十分迁就，以博得那位妇人的慷慨赠与；从男爵公主口中，我们知道沙绿蒂在认识爱德华的同时，还从多方面选择对象，后来大约也出于同样的原因，去和一位年长的男子结合，据她自己说，只是尊敬他，而不是爱他。上尉是一位依附财势，城府很深的男子。只有奥蒂莉是天真，善良，温柔，美丽，寄人篱下的孤女，她的身世和牺牲结局是值得读者一洒同情之泪的。

《亲合力》揭露资产阶级社会婚姻制度的问题及其危机，指出它并不是什么“人类文化史的开头和顶峰”，后来的德语作家如冯塔诺（《艾菲·布里斯特》）和斯蒂夫特（《晚夏》）直到亨利希·曼和托马斯·曼都朝这个方向向前发展；在国际范围内，则有司汤达（《红与黑》）、巴尔扎克、福楼拜（《包法利夫人》）、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等文学巨匠，在更高的历史水平上，以更丰富的社会内容、更犀利的批判笔触，取得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的辉煌成就。这样看来，歌德开拓的功劳，是不容忽视的。

四

在歌德的长篇小说中,《亲合力》具有独特的风格,它的结构完整,内容分布匀称,全书分为两部分,各十八章。语言朴素,措辞含蓄,既明朗而又深沉,亲切动人而不惊心动魄。书中应用象征手法,使情节的发展前后呼应。歌德本人在谈话、书信和日记中,对此书作过不少指示,同时代人对此书则有褒有贬,见仁见智,聚讼纷纭,莫衷一是,至今仍被德国学者认为是歌德所写书中最不易透视,含义最多的一部。托马斯·曼在评论此书的一篇文章中,认为《亲合力》“是一部亲切而不容情的认识人心的作品,在宽容与严厉、清澈与秘密、明智与激动、形式与感情之间,达到如此的均衡,使我们不得不惊讶地说,这是我们的作品”^①。

我们认为,根据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必然对此书作出不同的评价,不必也不可能强求一致。

本书的翻译是集体合作的结果:第一部分的十八章由董问樵译,第二部分的第一至第九章由林伟中译,第十至十八章由王佩莉译,彼此互相校阅,最后由董问樵统校一遍。译文系根据汉堡版《歌德十四卷集》第六卷(1982年版)及魏玛版《歌德十卷集》第七卷(1958年版)的德文原书。由于歌德这部小说完成于一百七十八年以前,原书中的语句和用词,与现代德语间有歧异,这对翻译来说,增加了一定的困难。因此,译文有错误或不当的地方,请专家和读者不吝指正为幸。

董问樵

一九八六年夏于上海

① 托马斯·曼:《论歌德的〈亲合力〉》,《新评论》第36年度,1925年(德文)。

第一部

第一章

爱德华——我们这样称呼一位家资富有而正当盛年的男爵，——爱德华在他的苗圃里消磨了这个四月下午的最美好的时刻，他把刚剪下的嫩枝嫁接到新长的树干上。他正好忙完这些活儿；把工具一一装进工具袋。当他带着愉快的心情打量着他的工作时，园丁走了进来，他为主人亲自参加劳动的这股劲儿感到高兴。

“你没瞧见我的夫人吗？”爱德华问，他正准备离开。

“在那边新的建筑工地上，”园丁回答。“她命人紧靠岩壁面对府邸兴建的苔藓小屋，今天就要完工了。一切都将变得十分美观，一定会博得主人您的欢心。那儿风景实在逗人喜爱：下边是村落，稍稍偏右是教堂，越过教堂的尖塔几乎可以望到很远的地方；小屋就对着府邸和花园。”

“完全正确，”爱德华回答；“从这儿过去几步，我就可以看到人们在干活。”

“还有，”园丁接着说，“山谷从右边展开，越过树木茂密的草地，就能望到豁然开朗的远方。顺着岩石而上的小路修筑得可漂亮了。仁慈的夫人办事心中有数；在她手下工作总是使人快活。”

“你到她那儿去，”爱德华吩咐，“请她等我。告诉她，我希望看看新的建筑，让我好好地高兴一下。”

园丁急忙离开，爱德华随即跟了上去。

爱德华步下台阶，一路上仔细察看着温室和苗床，他一直走到

水边，然后越过小桥来到一个地方，小径从那儿分成两条岔道通向新的建筑。一条经过教堂，几乎是笔直地通向岩壁，他没走这条，而走了另外一条。这条路稍微偏左，穿过幽美的丛林，缓缓地盘旋而上；在两条岔道会合的地方，恰到好处地安置着一张长凳，他坐在上面休息了一会儿，然后才踏上原来的小路，通过各式各样阶梯和平台，顺着一条坡度忽高忽低的窄路走去，最后到达苔藓小屋。

沙绿蒂站在门口迎接丈夫，让他坐下，从他这个位置上，透过门窗望去，这一带的风景就象呈现在画框中的各种图象，使人一览无余。他感到快活；希望春天快点到来，使得万物更加欣欣向荣。“我只提醒你一点，”他补充说：“我觉得这小屋太窄了一点。”

“对我们俩来说，已经够宽敞了，”沙绿蒂回答。

“当然啰，”爱德华说，“就是对于一个第三者大概也有地方吧。”

“为什么不呢？”沙绿蒂回答，“还可容纳一个第四者呢！要接待更多的客人，我们自然得准备别的地方了。”

“因为现在只有我们俩在这儿，不受别人干扰，”爱德华说，“而且保持着平静愉快的心情。但是我不得不向你承认，好些时候以来，我心里就存着一桩事情，我必须告诉你，也很想告诉你，可是总没来得及。”

“我从你的神情上已经觉察出了一点，”沙绿蒂回答。

“我只想承认，”爱德华接着说：“要不是明天早晨信差会来催促我，迫使我们今天就得作出决定，也许我会沉默得更久一些。”

“到底是什么事情呢？”沙绿蒂用和蔼可亲的语气问。

“这件事关系到我们的朋友，那位上尉，”爱德华回答。“你知道，他也象好些其他的人一样，不是由于自身的过失而陷入了那种悲惨的处境。一个人具有他那样的知识、才能和本领而无所事事，多么叫人痛心啊。我不想再抑制自己为他尽力的愿望，我打算邀

请他到我们这儿来住一些日子。”

“这得好好斟酌，而且要从多方面考虑才行，”沙绿蒂回答。

“我准备把我的意见告诉你，”爱德华接口说。“在他最近那封信里，流露出一种隐藏着的极其恶劣的心情；倒不是他缺少什么必需的东西，他完全懂得自我克制。至于必需的东西，我已经给他准备好了，他接受我的东西也不会感到为难。过去我们之间一直是缓急相助，也算不清究竟是我欠了他，还是他欠了我。因为他没有工作，这才是真正的苦恼。他自己是个训练有素的多面手，他的乐趣，甚而他的热情就在于每天每时为别人服务。可是现在他要么闲着没事干，要么继续研究，多学一些本领。其实他的本领已经够多了，正感到没地方施展呢——够啦，亲爱的孩子，这是一种难堪的处境，他在寂寞当中更感到双倍和三倍的苦恼。”

“可是我在想，”沙绿蒂说，“已经有好些地方向他提供就业机会了。我自己也曾为他给几位活跃的男女朋友写过信，就我所知道的来说，这也不会没有作用吧！”

“完全不错，”爱德华回答；“不过正是这些机会，这些邀请使他产生了新的苦恼，新的不安。没有一种情况是对他合适的。不让他发挥作用，而要他自我牺牲，牺牲他的时间，他的思想，他的性格，这在他是不可能的。我越是考虑到和感觉到这一切，就越迫不及待地希望他和我们在一起。”

“从你那方面说，这是十分亲切友好的，”沙绿蒂说，“你对朋友的处境这样关心；不过允许我向你请求，你也该想到自己和我们俩才是啊。”

“我已经想过了，”爱德华回答说。“他和我们在一起，我们只会有好处，只会感到愉快。至于费用，我不想谈，他到我们家来，无论就哪方面说，对我都算不了什么；同时我特别想到这点：他在我家，我们丝毫没有有什么不方便的。他可以住在府邸右侧的房间里，其

他一切都是现成的。这样做固然帮了他的大忙，不过和他交往也可以使我们感到愉快，甚而得到某些好处！很久以来，我就希望测量这儿的农场和地亩；这件工作可由他来料理和指导。你本来打算等到现有佃户的租佃期满后，自己来管理农场。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啊！他可以帮助我们获得许多基本知识。我深深感到缺少这样一个人。农民固然有正确的知识，然而他们的报告总是混乱而不诚实。至于那些城里和学院来的研究人员，尽管说得明白，有条理，但是他们缺乏对事物的直接认识。从朋友身上，我可以指望两者兼而有之；并且还会由此产生百十余种其他的东西，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而且也与你有关，我预见到许多好处。现在我谢谢你心平气和地听我说了这么些，不过接下来也请你毫无顾虑地详细谈谈，把你要说的一切统统告诉我吧，我决不打断你的话。”

“很好，”沙绿蒂回答道，“我想先从一般情况说起。男人们对个别的、眼前的情况想得更多些，这是对的，因为他们要行动和工作；相反，女人们则对生活当中有关联的事情想得更多些，这也是对的，因为她们的命运，她们家庭的命运和这种关联是连在一起的，而这种关联也正是她们所要求的。所以让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目前和过去的生活吧，你会向我承认，邀请上尉来，并不完全符合我们的打算、我们的计划和我们的安排。

“我多么爱回忆我们最早的关系啊！那时我们都年轻，彼此真心热爱；可我们被分开了：你离开我，因为你父亲对财产贪得无厌，让你去和一位年纪相当大的有钱的妇人结合；我离开你，因为我没有特别的指望，而不得不答应和一个富有的男子结婚，其实我并不爱他，只是尊敬他罢了。后来我们俩又自由了；你早一些，这期间你那位小妈儿^①给你留下一笔巨大的财产；我晚一些，那时正好你

① 指爱德华年长的前妻。

旅行回来。就这样我们又到了一起。我们乐于回忆往事，喜欢回忆过去，我们可以不受干扰地生活。你催促我结婚；我没有马上同意：因为我们差不多是同年，我作为女人来说自然年纪显得大些，而你作为男人就并非如此了。最后我不愿意拒绝你认为是你唯一幸福的东西。你想摆脱宫廷上、军队里、旅途中所经历过的种种烦恼，在我身边休养，恢复理智，享受生活乐趣；而且只同我一个人。我把自己唯一的女儿送进寄宿学校，在那儿她自然会在多方面得到培养，比住在农村情形会好一些；而且不光是她，还有我亲爱的侄女奥蒂莉，我也把她送到了那儿，本来在我的指导下，她也许会在家务方面成为极好的帮手。这一切安排都得到了你的同意，目的是为了我们双宿双飞地生活，为了不受干扰地享受我们早就朝思暮想而后来终于达到的幸福。于是我们就来到乡下居住。我管内，你管外及总揽全局的事情。我的安排在各方面都迎合你的心意，我只是为了你一个人而生活；至少让我们尝试一段时间，看我们这样共同生活能达到什么程度。”

“正如你刚才说的，你们女人总是喜欢联想，”爱德华答道，“当然不能听你们没完没了地联想下去，或者肯定你们说得对，直到今天为止，你倒是说对了。直到现在，这里供我们生活所作的设施是好样的；可是我们就不能再增建一点了吗，难道就一点儿也不能再发展了吗？我在庭院里干的，你在大花园里干的，难道仅仅是为隐居者而干的吗？”

“说得不错！”沙绿蒂答道，“说得真好！只是我们不能把起阻碍作用的外来成份带进来。你好好想一想吧，我们的种种打算以及关于消遣方面的东西，可以说都是只为我们夫妇的共同生活而作的。你原来打算先把你的旅行日记有条不紊地讲给我听，趁这个机会把一些有关的文稿整理出来，在我的参与和帮助下，把这些宝贵而又杂乱无章的册页，编成一本完整的東西，使我们和别人都

乐于阅读。我答应帮你抄写，这样我们就能舒适、优雅、无拘无束而悠然自得地把我们没有在一起看到过的世界，在回忆中神游一遍。不错，现在已经开始做了。晚上，你又拿起你的笛子为我的钢琴伴奏；平常少不了有邻居来访问我们，或者我们去访问他们。至少我从这一切当中度过了我的第一个真正愉快的夏天，这是我一生中渴望享受的啊！”

“你一再对我这么亲切而明理地说，”爱德华答道，同时用手搓额，“而我却一直在想：上尉在场也毫无妨碍，也许还会加快一切工作的进行，赋予新的生气。他也参加过我的一部分漫游；他也在不同的意义上记下好些东西；让我们一块儿来利用这些材料吧，这样才会产生出一件完美的作品。”

“你就听我老实对你说吧，”沙绿蒂说时略带几分不耐烦的神情，“你这种主张违背我的感情，我预感到某种不好的结果。”

“在这方面实在拿你们妇女没办法，”爱德华回答，“你们一会儿说得通情达理，叫人难以反驳，一会儿又说得亲切动人，叫人乐于迁就，一会儿说得充满感情，叫人不忍使你们痛苦，一会儿又说得充满预感，叫人大为吃惊。”

“我并不迷信，”沙绿蒂说，“凡是模糊不清的感觉，我可是毫不在乎；可是人往往会自然而然地想起一些美好和不幸的结局，这是我们在自己或别人的行动中体验到的。在那种情况下，没有什么比一个第三者参与其间更起作用了。我见过一些朋友、兄弟、姊妹、爱人、夫妇，他们的关系由于有一个介入者偶然的或有意的参与而起了彻底的变化，使得情况完全颠倒了过来。”

“这种事情倒是有的，”爱德华说，“对于那些糊里糊涂生活的人是在所难免的，而对于那些富有经验、头脑明白和相当自觉的人是不会发生的。”

“说到自觉，我最爱的人，”沙绿蒂答道，“并不是可靠的武器，

有时甚而对于使用它的人是危险的;从这一切来看,至少我们不要操之过急。你再宽限我几天,现在别作决定!”

“就这件事情来看,”爱德华回答,“就是再过几天,我们仍然还会认为是操之过急的。我们已经相互提出了赞成与反对的理由;问题在于作出决定,让我们来抽签吧,这倒是极好的解决办法。”

“我知道,”沙绿蒂说,“你在疑难问题上总是爱打赌或抽签;不过在这么一桩严肃的事情上,我认为这种办法是亵渎行为。”

“那么,让我给上尉写什么呢?”爱德华大声说,“我得马上坐下来写信呀。”

“一封心平气和、通情达理的慰问信。”沙绿蒂说。

“这就等于什么也没写啰,”爱德华答道。

“可是在某些情况下,”沙绿蒂说,“这是必要的和友好的,宁可等于什么也不写,而不可不写。”